

國史館出國報告

(出國類別：☐考察參訪 ☒資料蒐集 ☐機關交流合作

☐國際會議 ☐業務接洽

☐其他公務活動\_\_\_\_\_)

赴南京、上海蒐集抗戰軍事史料報告

服務機關：國史館

姓名職稱：蘇助修聖雄

派赴國家：中國大陸南京、上海

出國期間：104 年 12 月 7 日起至

104 年 12 月 20 日止

報告日期：105 年 2 月 18 日

# 國史館出國報告提要

出國報告書名稱：赴南京、上海蒐集抗戰軍事史料報告

頁數 12 含附件：是 ☐ 否 ☒

出國計畫主辦機關（單位）：國史館

出國人員姓名職稱：蘇助修聖雄

聯絡人：蘇助修聖雄

聯絡電話：02-23161120

出國類別：☐1. 考察參訪 ☒2. 資料蒐集 ☐3. 機關交流合作  
☐4. 國際會議 ☐5. 業務接洽 ☐6. 其他公務活動

出國期間：2015 年 12 月 7 日起至 12 月 20 日止

出國地區：中國大陸

報告日期：105 年 2 月 18 日

關鍵詞：抗戰史、軍事史、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戰史會

內容提要（200 字至 300 字）：

適逢抗戰勝利七十週年，我國積極推動抗戰紀念活動，國史館身為最高史政機關，亦大力推動抗戰史相關研究、刊布抗戰叢書，並舉辦學術研討會、系列演講。承續此一重要任務，本次赴中國大陸南京、上海兩地，專門考察抗戰軍事史料典藏利用狀況，並抄錄、複製相關史料。造訪地點有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其成果，一則得提升本館抗戰軍事史研究潛力，一則供本館同仁及國人參考當前二檔館等機構之史料開放現況。

# 目次

壹、目的.....	03
貳、過程.....	06
一、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06
二、南京圖書館.....	09
三、上海市檔案館.....	10
四、上海圖書館.....	10
參、心得及建議.....	12

## 壹、目的

抗日戰爭（1937-1945）為國民政府與日本的大規模衝突，對兩國軍民傷害甚深，影響巨大，此戰其後與太平洋戰爭（1941-1945）合流，因而益顯其世界性意義。104年適逢抗戰勝利七十週年，我國政府舉辦諸多系列活動，包括國際學術研討會、檔案展與專書發表會等。國史館於7月7日，一連舉辦3天「戰爭的歷史與記憶：抗戰勝利70週年國際學術討論會」，邀請國內外一流學者專家與會。同日，舉辦抗戰史叢書新書發表會，出版《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6冊、抗戰名將日記《陳誠先生日記》3冊、《胡宗南先生日記》2冊、《吉星文先生日記》2冊，以及史料彙編《中華民國抗日戰爭史料彙編——中國遠征軍》1冊，共5種14冊。年底，復舉辦「紀念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七十週年——戰爭的省思」系列專題演講，及《戰爭的歷史與記憶》、《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暨《事略稿本補編》等書的新書發表會。

個人於國史館修纂處，參與上述諸活動。為繼續推動相關工作，乃執行本館104年度赴大陸地區蒐集研究資料計畫，赴南京、上海蒐集及複製抗戰軍事史料。

抗戰軍事史研究，自戰後以來，已有相當積累。臺灣學者對我方軍事上的成就評價甚高，強調國民政府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高瞻遠矚、精密策畫之下，決定持久抗戰的方針，策定以空間換取時間、後退決戰之戰略，打破日本三月亡華的瘋狂侵略，並成功主導作戰線的轉變，於各重要會戰予敵嚴重打擊後，逐步轉進，使日軍陷入泥淖而無法自拔。政略上，蔣中正以拖待變，爭取國際支持。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國府由獨立作戰轉為與美、英盟軍並肩作戰，終於獲得最後勝利。<sup>1</sup>日本身為戰敗的一方，雖認為自己是輸給美國而非國民政府，但論者對於蔣中正的持久戰略，亦給予充分肯定。<sup>2</sup>

與臺灣學者不同，中國大陸政府及其學者，受到國共內戰思維的影響，早期對國府的作戰史實與戰績基本不提，反予斥責，如強調中國國民黨「片面抗戰路線」，在戰場上，強調國民黨軍隊不斷地大潰退。<sup>3</sup>1985年起，中國大陸政府與學界漸有轉變，開始將國民黨的作用，置於中日戰爭論述之中，惟此一時期的指導思想，為各黨派在中共領導旗幟下共同抗戰，對國府仍有相當貶抑。2005年9月，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公開肯定中國國民黨在戰爭中的地位，促成了大陸中日戰爭史研究思想上的解放，惟與臺灣對戰時國府軍事的正面評價相比，一方面批評

<sup>1</sup> 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5年9月四版），自序頁3-5，頁456-458。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上冊（臺北：綜合月刊社，1973年5月），頁25。傅應川，〈抗戰戰略的變遷〉，收入呂芳主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第2編：軍事作戰（臺北：國史館，2015年7月），頁19-47。

<sup>2</sup> 如〔日〕井本熊男，《作戰日誌で綴る支那事变》（東京：芙蓉書房，1978年6月），頁220-222、529。

<sup>3</sup> 曾景忠，〈抗日戰爭正面戰場研究述評〉，收入楊青、王暘編，《近十年來抗日戰爭史研究述評選編（1995-2004）》（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頁241。

仍多，一方面特別強調共軍的作用與影響。<sup>4</sup>

歐美人士，於抗戰初期，十分同情國府的遭遇，批判日本暴行，但這樣的良好印象，在中美締結同盟後，隨著美國軍人和記者進駐中華民國，而開始迅速黯淡。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被塑造為英勇奮鬥的人物，他努力於裝備、訓練中國軍隊，殫精竭慮驅逐日軍，卻深陷於國民黨人的軍事無能和統治腐敗。美國記者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戰後出版的《中國的驚雷》（*Thunder Out of China*）一書，將蔣中正集團描寫為令人厭惡和腐敗至極的獨裁統治者，對比之下，中共在其統治區域治理公平且有效，獲得群眾的擁護。1948年，白修德協助編輯出版《史迪威文件》（*The Stilwell Papers*），該暢銷書描述國民黨腐敗、漠然、混亂、黑市等情形，蔣中正則是個頑固、無知、偏狹、狂妄的暴君，他言而無信、沒有教養。歐美其後出版的著作，建基於白修德的報導、回憶錄或史迪威的文獻，將史迪威描繪成真誠和率直的「道地的美國人」，而國民黨政府是如此的不可救藥。歐美學人，大多數同意上述對國府的負面評價。方德萬（Hans J. van de Ven）將上述視國民黨政府為無能、腐敗、專制主義、盲目拒絕抗日，無力與共產黨對抗，稱作史迪威—白修德典範（Stilwell-White paradigm）。<sup>5</sup>此一典範，長期主導歐美學界，<sup>6</sup>現今雖在一些不同側面的研究中，已有突破，但由於當前學術思潮重視社會史、思想文化史，因而對於國府軍事著墨仍少，像是近年頗獲好評的米德（Rana Mitter）《被遺忘的盟友》<sup>7</sup>一書，雖對國府高層軍事判斷有所著墨，但基本上是從社會史的角度來看這場戰爭。軍事上較有突破的是方德萬，他在《中國的民族主義與戰爭》（2003）一書，用相當篇幅敘述戰史，認為國民黨並非對戰事不認真或一灘死水。<sup>8</sup>其後的美、日、中歷史共同研究出版的 *The Battle for China: Essays on Military History of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1945* 一書，<sup>9</sup>亦有新說。惟整體來看，歐美對於中日戰爭軍事史，研究相對較少，因而仍相當程度上屬於史迪威—白修德典範。

在學界看法分歧的狀況之下，深入重大戰役的運行，探察最高統帥蔣中正及統帥部的運作，當不失為一妥適研究方法。為開展此一研究，有必要充分掌握國內外抗戰軍事史料。

<sup>4</sup> 蘇聖雄，〈重視史料、內容多元：「第四屆海峽兩岸抗日戰爭史學術研討會」述略〉，《國史研究通訊》，第5期（2013年12月），頁33-34。蘇聖雄，〈「重慶與抗戰時期的中國」海峽兩岸學術與文化論壇紀實〉，《國史研究通訊》，第7期（2014年12月），頁82-83。

<sup>5</sup> Hans J. van de Ven, *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 (London; New York, N.Y.: RoutledgeCurzon, 2003), pp. 1-10.

<sup>6</sup> 重要著作如 Barbara W. Tuchman,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 (New York: Macmillan, c1971). Lloyd E. 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sup>7</sup> Rana Mitter,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3).

<sup>8</sup> Hans J. van de Ven, *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 pp. 249-251.

<sup>9</sup> *The Battle for China: Essays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1945*, edited by Mark Peattie, Edward Drea, and Hans van de Ve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2011). 方德萬亦作者之一。

本館所藏檔案，如《蔣中正總統文物》或《陳誠副總統文物》，為抗戰軍事重要史料，極其珍貴。檔案管理局亦藏有大量國軍檔案，利用便利。日本方面的重要檔案史料，集中於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日本公文書館亞洲歷史資料中心的網站，已直接開放檢索閱覽。惟中國大陸的史料，尚無如此便利，故有必要親自前赴查找。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集中存放國民政府中央檔案，為此次資料蒐集首要目標。為拓展史料蒐集範圍，南京圖書館、上海市檔案館和上海圖書館，亦列入本次史料蒐集目標。

## 貳、過程

### 一、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12月7日自桃園機場飛南京祿口機場，航程不久，未及二時，惟自祿口進入南京市中心，距離甚遠，雖得搭乘地鐵，因距離較遠且需轉乘，所費時間甚久。南京地鐵雖尚稱便利，但營運時間僅至晚十時。

個人預先請大陸的大學教授，幫忙預訂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附近（近西安門地鐵站）的漢庭快捷旅店（黃埔路）。抵達後，發現因南京市政策改變，該旅店不讓臺灣旅客入住。最後只能改至該旅店隔壁的黃埔大酒店入住。

大陸的旅店多有免費網路，上網便利，但許多臺灣網站遭到屏蔽，使個人向臺灣的聯繫，非常麻煩。尤其個人欲透過webmail收館內信箱，處理要公，皆難以進行。由入住旅館及網路的使用經驗，個人深感大陸政治控制所造成的不便。未來赴大陸，行前應再度確認旅店是否接受臺灣旅客。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以下簡稱二檔館）前身為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處，該處為集中管理國民政府遺留在南京的檔案，而於1951年2月1日成立，其後又從成都、重慶、昆明、廣州和上海等地接收大量國民政府中央機構的檔案，至此奠定館藏檔案基礎。1964年4月，南京史料整理處改隸國家檔案局，更名為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迄今，二檔館館藏總量為225萬餘卷，約4,500萬件，是典藏國府中央層級檔案最重要的機構，惟該檔案館的開放與服務，素為學人所詬病，許多檔案因數位化而不公開，截至2015年底，僅開放23個全宗。

抗戰軍事史研究最重要者，為「國防部史政局及戰史編纂委員會」全宗（全宗號七八七，以下簡稱戰史會檔案），近期已完成數位化，列入可對外提供查閱之範圍（2014年12月26日起開放）。該全宗，包含國防部史政局（1946-1949）及戰史編纂委員會（1934-1949）的檔案，<sup>10</sup>共16,645個案卷，<sup>11</sup>內有國民政府為編纂戰史而從各軍事機關、部隊蒐集而來的戰史資料。與抗戰相關者，有戰前的國防計畫與整備的文件；戰爭中各軍事會議、軍事機關、部隊編制與戰鬥序列文件；對日作戰計畫、指揮部署和各戰役情況文件；各部隊戰鬥詳報、陣中日記、

<sup>10</sup> 戰史編纂委員會前身為南昌行營第一廳剿匪戰史編纂處，於1934年秋成立，南昌行營結束後，1935年2月，該處改隸參謀本部第二廳，是為國府編纂戰史機構之發軔。1938年初，參謀本部改組為軍令部，該處改為軍令部戰史編纂處，其工作偏重編譯國外戰史。1939年初，為編纂戰史及研究與改良戰略、戰術，戰史編纂處擴大成立戰史編纂委員會，駐地貴州柏溪附近。1946年中，隨中央軍事機構改組，該會併入國防部史料局。〈國防部戰史編纂委員會沿革史〉，《國防部史政局及戰史編纂委員會》，檔號：七八七-337。〈軍令部戰史編纂委員會沿革規範要錄〉，《國防部史政局及戰史編纂委員會》，檔號：七八七-340。

<sup>11</sup> 其案卷號編至17,347號，可供查閱者計16,645個案卷。

往來函電；各次戰役戰績與損耗統計表等等，<sup>12</sup>內容相當豐富。其部分內容，二檔館已出版史料彙編予以收錄，如 1987 年出版的《抗日戰爭正面戰場》檔案史料專輯 2 冊，收錄該館所藏抗戰正面戰場之檔案史料，該書其後再做增補校對，於 2005 年重新出版 3 冊。又如同為二檔館編的《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 5 輯第 2 編軍事（1998 年出版），大量收入館藏抗戰軍事檔案，且不侷限於正面戰場，另及於軍事制度、作戰計畫與部署、敵後作戰概況、日軍暴行等等。二檔館另編印《台兒莊戰役資料選編》（1998 年），該書是為紀念七七事變五十週年，特將相關史料選輯成編。

進入二檔館，首先會遇到最外面牌樓下的工作人員（左）及門衛（右），門衛即武警，由於重視檔案之價值，二檔館有一隊武警負責保護。讀者可先詢問左側的工作人員，表明來意，惟口氣甚差，令人不快。登記過後，即依標示走進後棟的閱覽室。

閱覽室工作人員態度親切許多。閱覽檔案，需要出示工作單位的推薦函，例如本館同仁，可出示處長的推薦函（蓋處長官章及處戳）。告知工作人員想要查閱的檔案範圍之後，即可上機查閱。

二檔館全館共有 900 多個全宗，目前以數位化的理由，僅開放其中 23 個全宗，戰史會檔案為其中之一，一天限制一個全宗只能閱覽 30 個案卷。想要複印的話，30 天內只能印 30 張，也就是 1 天 1 張。其中午休息 1 小時，必須清場。開放程度與複印等規定，還是有太多限制。

戰史會檔案的數位化，其實是將過去的微捲轉光碟，再彙入查詢系統之中。由於過去技術不佳，許多檔案不甚清晰，又大圖或大表，皆無法呈現，這對於查閱戰史會檔案，是致命的缺陷，尤其檔案之中許多戰爭統計是以大表呈現，這些檔案，皆無法閱看。

個人將戰史會檔案 16,000 多卷的目錄，全部瀏覽一遍，細閱案卷如次，當可藉以初步明瞭全宗內容概略：

- 〈1935 年度防禦計畫大綱及蔣介石之批示（抄件）〉
- 〈1937 年作戰計畫（甲）〉
- 〈1937 年作戰計畫（乙）〉
- 〈二十集團軍參謀長魏汝霖呈報黃河決口經過〉
- 〈八十八師昌〔易〕瑾抗戰回憶錄〉
- 〈大本營關於在黃河兩岸作戰情況的指導文電〉
- 〈五戰區淮北兵團廖磊部戰鬥詳報〉
- 〈五戰區第七十七軍馮治安部在宿縣澮河一帶戰鬥詳報〉

---

<sup>12</sup> 施宣岑、趙銘忠主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簡明指南》（北京：檔案出版社，1987 年），頁 94-95。



〈江南（京滬、京杭線）防禦方案（附圖）〉  
 〈軍令部向各戰區通報逐日戰況的電稿〉  
 〈軍令部向蔣介石報告各戰區敵情與戰況的週報表〉  
 〈軍令部第一至五十次部務會議紀錄（油印件）〉（1939 年）  
 〈軍令部第一廳參謀程槐視察魯南戰區報告〉  
 〈軍令部第一廳廳務會議紀錄〉（1940 年）  
 〈軍令部第第（原文如此）一廳陣中日記〉  
 〈軍令部匯編的每日戰況情報〉  
 〈軍令部戰史編纂委員會沿革規範要錄〉  
 〈軍委會為指導黃河兩岸作戰與程潛來往文電〉  
 〈軍政部防毒處之編組訓練補給及日軍用毒史略〉  
 〈徐州會戰史稿（台兒莊之作戰）〉  
 〈徐州會戰經過概況節略〉  
 〈參謀本部業務大綱〉  
 〈參謀本部經費移交結餘各項表冊〉  
 〈國防部戰史編纂委員會沿革史〉  
 〈第一三九師黃光華部參加台兒莊徐州蕭縣附近戰鬥詳報〉  
 〈第一戰區魯西豫東作戰經過及經驗教訓〉  
 〈第七十一軍及八十七、八十八師蘭封之役戰鬥詳報〉  
 〈第七軍張淦部在淮北會戰戰鬥詳報〉  
 〈第二十二集團軍孫震部在滕縣戰役戰鬥詳報〉  
 〈第二十五師在魯南諸役戰鬥詳報〉  
 〈第二十軍團湯恩伯部參加台兒莊徐州會戰各戰役戰鬥詳報及附圖〉  
 〈第二軍李延年部魯南蘇北皖北各役戰鬥詳報〉  
 〈第二集團軍孫連仲部在台兒莊戰鬥詳報〉  
 〈第八十五軍王中〔仲〕廉部在滕縣、嶧縣棗莊一帶陣中日記〉  
 〈第三十一集團軍湯恩伯在運河等地關於徐州會戰的文電〉  
 〈第三十一集團軍鄂南各戰役戰鬥詳報〉  
 〈第三十六師京滬抗日戰鬥詳報〉  
 〈第五十九軍張自忠部在淮河北岸戰鬥詳報及徐州突圍詳報〉  
 〈第五十二軍關麟徵在魯南戰役戰鬥詳報〉  
 〈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在六安等地發出關於徐州會戰的文電〉  
 〈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等在銅山等地發出關於徐州會戰的文電〉  
 〈第五戰區陳貫群、賀國光等關於徐州會戰的文電〉  
 〈第六十八軍劉汝明部在淮北戰鬥詳報及陣中日記〉  
 〈第六十軍盧漢部參與魯南會戰戰鬥詳報〉  
 〈第四十一軍一二二師王志遠部在滕縣戰役徐州轉進戰鬥詳報〉  
 〈第四十軍龐炳勳部在魯南戰役戰鬥詳報〉

〈統帥部戰報〉  
〈傅作義、林蔚、劉斐等在徐州會戰中之文電〉  
〈蔣介石與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等來往軍事文電（附圖）〉  
〈戰史會編寫「中日戰史」編制的各次會戰一覽表、統計表、資料表等〉  
〈總顧問法肯豪森關於應付時局對策之建議（抄件）〉  
〈總顧問講演紀要（附今後作戰指導之建議具申意見）〉  
〈關於徐州會戰的文電〉  
〈關於徐州會戰的各項部署計畫行動的文電〉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副館長馬振犢，與學界交流甚深，經由其對下屬指示，個人得參觀其數位化（他們稱「數字化」）工作。二檔館自 2013 年始，推行大規模檔案數位化工作，預計執行到 2017 年。該館建了一棟四層新樓，專門為數位化的進行。內有兩家承包商，超過百人在裡面工作，檔案整理、編件、裱褙、除蟲、掃描、裁切、驗圖等流程，都有專家在旁監工，門禁較嚴，處處監視，十分有制度。

不過，二檔館參與數位化之資源及人員如此之多，進度如此之快，開放程度卻十分不足，閱覽限制也較多，讓人不甚明瞭背後原因。像是一天只能閱覽 30 件的規定，個人請教館員，皆回復是為了保護檔案，避免隨意調閱。奇怪的是，目前開放的都是影像檔，不會破壞原始檔案，電腦調閱也很便利，所以這樣的對外說法，還是令人難以理解。

## 二、南京圖書館

南京圖書館，距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不遠，可搭乘地鐵（西安門至大行宮站，僅距 1 站），也可直接走過去。該館歷史悠久，最早是 1907 年清末兩江總督端方創辦之江南圖書館，其後屢易其名。1933 年，國民政府教育部建立國立中央圖書館（央圖），是國家圖書典藏最重要的機構。1948 年底開始，隨著我國政府對共戰事不利，央圖珍貴圖書文物逾 13 萬冊搬遷臺灣。

1950 年，中共政權接收央圖館舍和未遷臺的部分藏書約 6、7 萬冊，並將之改名國立南京圖書館，1954 年復改為南京圖書館（南圖），成為江蘇省的省級圖書館，亦為中國大陸一級圖書館。

截至 2013 年底，南圖藏書總量已超過 1,100 萬冊，在中國大陸僅次於「國家」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位居大陸第三。其中古籍 160 萬冊，包括善本 14 萬冊，民國文獻 70 萬冊。

南圖於 2002 年建設新館，2007 年重新館開放，建築宏偉，利用時相當舒適。於大廳櫃檯出示臺胞證，即可免費辦理閱覽證。一樓為綜合服務區及綜合閱覽室、少兒書刊借閱室、視障人書刊借閱室、江蘇作家作品館；二樓為外借區；三

樓為閱覽區；四樓為專題閱覽區；五樓為古籍研究區、數位化區；六、七樓為藏書區；八樓為行政辦公區。其中四樓的專題閱覽區，包括港澳臺文獻、民國文獻、地方文獻等十多個專題。其中 3 萬冊民國文獻，集中存放，對於抗戰軍事甚至民國史研究資料之查閱，十分便利。

經過個人仔細調查，南圖民國文獻多數在臺北可以找到，如國史館圖書館、中央研究院郭廷以圖書館、臺灣大學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因此，臺灣的研究者，其實沒有必要特地到南圖去找民國史研究資料。

### 三、上海市檔案館

南京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南京圖書館資料蒐集工作結束後，個人搭乘高鐵赴上海。交通時間甚短。入住上海外灘附近的錦江之星快捷連鎖商旅。

上海市檔案館（上檔）藏有大量上海本地相關政治、軍事、社會、文化檔案，該館服務可稱大陸首屈一指，中午不休息，週六亦開放查檔服務。

上檔始建於 1959 年，2004 年落成外灘新館。該館面向外灘，可從館內眺望外灘風景。利用該館，不需推薦函即可辦理閱覽證。服務人員態度和善。多數檔案已數位化，直接上機操作。複印方便，每日得印 50 頁，惟需要審批，無法當日申請，當日取得。

館內諸多同仁，造訪上檔多次。該館至 1990 年底，有 1,208 個全宗，100 多萬卷（冊），有許多上海現代史的珍貴史料，如中國共產黨的工會、共青團、婦聯等組織史料和書刊；國府上海市政府諸多機構的檔案；租界檔案；諸多金融機構的檔案等等。該館檔案查詢系統，可自臺灣連結，故藉由網路，已可瀏覽其館藏目錄。

經過調查，上檔的民國社會史檔案非常豐富，但軍事史的史料非常欠缺。館藏雖有收部分特務的檔案，卻不開放。原先預定調閱的一些軍事史相關書籍，因為沒有數位化，並不開放，以致此次抗戰軍事資料蒐集，收獲有限。

### 四、上海圖書館

從外灘至上海圖書館，可搭地鐵前往。

上海圖書館（上圖）建於 1952 年，1996 年建成新館，是中國大陸第二大的圖書館。至 2015 年，藏中外文獻 5,400 餘萬冊（件），以歷史文獻最具特色，包括古籍善本 170 萬冊（件），碑帖拓片 15 萬件，1949 年以前編纂的歷代地方志約 5,400 種、家譜 1.8 萬餘種（342 個姓氏），朱卷（會試卷、鄉試卷及貢卷）8,000

餘種。尚有清末以來的文化名人手稿等等。

辦理閱覽證同南圖，十分快捷便利。近代文獻閱覽區，是其一大特色。此處收藏舊平裝圖書 14 萬種，數十萬冊，其中孤本 28,000 餘種；近現代報紙 1949 年 10 月前出版的 3,543 種；近現代雜誌 1949 年 10 月前出版的約 18,733 種 35 萬冊。許多資料已經數位化，可以直接在電腦調閱，複印也很便利，沒有限制，只是要錢，且不便宜，一張需一元人民幣。

在近代文獻閱覽區，可以找到許多抗戰軍事史相關書籍，這些書籍，產生於當時，具史料價值，相當珍貴。如軍令部戰時編印的《抗戰參考叢書》，這套書對於抗戰軍事史研究十分重要，臺灣的圖書館僅收藏部分，上圖已全部收入。又如廣西當時編的焦土叢刊等等，皆十分珍貴。

上圖的數位資源，相當豐富，利用也很便利。有印刷公司進駐館內，書籍需要複印，可交相關人員，他們馬上複印。一些珍貴書籍，便可請他們整本複印，當日帶走，影印費用並不太高。



左上：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左下：上海市檔案館。

右上：南京圖書館。

右下：上海圖書館。

### 叁、心得及建議

中國大陸的抗戰軍事史料，主要收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尤其「國防部史政局及戰史編纂委員會」全宗，本次行程，個人花最多時間，閱覽該項檔案，收穫豐碩。南圖、上檔的抗戰軍事史料或書籍，較為缺乏。上圖的近代文獻閱覽區，藏大量民國文獻，利用便利。因此，日後若欲再度赴南京、上海查找抗戰軍事史料，宜以二檔、上圖為主，上檔、南圖則沒那麼需要。

國史館與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性質相似。就歷史淵源來說，某種程度上，二檔部分承續我國在大陸時期的國史館。兩館典藏檔案，皆以民國史為主。總統馬英九，曾公開聲明兩岸應共享史料。個人建議本館宜與二檔館加強交流合作，共同商討如何共享兩館史料。

近年二檔館為檔案的數位化，投入大量資源。其實國史館過去十年，加入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的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也強力推動了檔案的數位化及數位加值。然而，該計畫現已終止，由於經費欠缺，目前本館的數位化工作，進展遠無法與先前相比。又與現今二檔館比較，更是無法比擬。二檔館經費，得為數位化工作，另蓋一棟建築，這是本館無法想望的。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本館有珍貴的館藏，經費卻相對欠缺，因而無法將檔案作更大幅的應用，實在可惜。

就技術上來說，本館的史料文物查詢系統及數位檔案查詢系統，技術是高於二檔館的，惟與上檔的檔案查詢系統相較，仍有不足。這主要是在瀏覽查詢的介面。上檔的瀏覽查詢，有階層的呈現館藏全部檔案概況，讀者透過一層一層的點閱，可以看到各檔案全宗的整體，這對於研究者來說，十分重要，可以在心中有一個整體圖像，大概知道自己所要查詢的檔案，該檔案館有沒有，或藏在哪一個全宗之中。本館的史料文物查詢系統，沒有瀏覽檢索，除非對於相關檔案已十分熟悉，不然藉關鍵字查詢，讓人有霧裡看花或見樹不見林的感覺。建議本館的史料文物查詢系統，應增加瀏覽查詢欄位。